

說部叢集 第一編

倫理小說

卷上

孝女耐兒傳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完全華商務印書館

(製)

(自)

學 校 器 具 文 具

蒙採購價目格外克已
全備以副顧客之盛意倘

暨幼稚園恩物等類無不
墨汁、墨膠、紙張、粉筆、
人體、動植礦物標本模型並
音樂、測量、繪圖、體操、各種器
具與夫校中必需之墨水、

業等學校。應用理化、器械、藥品、
中小各級學校師範實
驗等學校。應用理化、器械、藥品、

採購儀器文具起見。增設
發售儀器文具處。凡大
手、精選上等原料、督製仿
古及新式各種信箋、信
封、又仿製湖筆徽墨、
等、廉價發售。所有各
貨、花樣新奇、品物

本館總發行所自新屋落成後。推

(製)

(精)

文 房 用 品

可、諸君
公鑒、

論 薈批零售一律歎
迎在外埠者可直接函購、
或就近向本分館購置亦

本館爲諸君購採文房
用 品 便利起見。聘請名
手、精選上等原料、督製仿
古及新式各種信箋、信
封、又仿製湖筆徽墨、
等、廉價發售。所有各
貨、花樣新奇、品物

無比精良之美術品



上列八種中國名勝寫真均係
黃炎培袁希濤蔣維喬濟時行旅生
莊俞諸先生製造珂羅版精妙維肖
別攝影用此鏡中可爲裝飾即普通交
易亦甚文明每際用作賄贈之品
案頭可供玩賞懸之鏡中可爲裝飾即
普通交易易亦甚文明每際用作賄贈之

大洋一元	大冊定價	中國名勝
美	美術明信片	北京宮苑名勝七角
女	單色各二分	中國風景畫四角
明信片	每張二角三分	西湖風景畫四角
美	學校成績寫真二集	西湖名勝七角
術	每集一元	上海風景一元
明	美術明信片	學校游藝畫四角
信	單色各二分	美術明信片
片	每張二角三分	美術明信片

布面三元
絹面四元

序

予不審西文。其勉強廁身於譯界者。特二三君子爲余口述其詞。余耳受而手追之。聲已筆止。日區四小時。得文字六千言。其間疵謬百出。乃蒙海內名公。不鄙穢其徑。率而收之。此予之大幸也。予嘗靜處一室。可經月。戶外家人足音。頗能辨之了了。而余目固未之接也。今我同志數君子。偶舉西士之文字示余。余雖不審西文。然日聞其口譯。亦能區別其文章之流派。如辨家人之足音。其間有高厲者。清虛者。絲婉者。雄偉者。悲梗者。淫冶者。要皆歸本於性情之正。彰顯之嚴。此萬世之公理。中外不能僭越。而獨未若卻而司洪更司文字之奇特。天下文章。莫易於敘悲。其次則敘戰。又次則宣述男女之情。等而上之。若忠臣孝子。義夫節婦。決脰濺血。生氣凜然。苟以雄張難鍾之筆施之。亦尙有其人。從未有刻劃市井卑汚齷齪之事。至於二三十萬言。或多不繫復不支屬。如張明鏡於空際。收納五蟲萬怪。物物皆涵滌清光而出。見者。
湘潭關之觀魚鱉蝦蟹焉。則迭更司者。蓋以至清之靈府。叙至濁之社會。令我增無

數閱厯。生無窮感喟矣。中國說部。登峯造極者。無若石頭記。叙人間富貴。感人情盛衰。用筆縝密。著色繁麗。製局精嚴。觀止矣。其間點染以清客。間雜以村嫗。牽綴以小人。收束以敗子。亦可謂善於體物。終竟雅多俗寡。人意不專屬於是。若迭更司者。則掃蕩名士美人之局。專爲下等社會寫照。奸猾駟酷。至於人意未所嘗置想之局。幻爲空中樓閣。使觀者或笑或怒。一時顛倒。至於不能自己。則文心之邃曲。甯可及耶。余嘗謂古文中序事。惟序家常平淡之事爲最難著。筆史記外戚傳。述竇長君之自陳。謂姊與我別逆旅中。丐沐沐我。飯我乃去。其足生人惋愴者。亦祇此數語。若北史所謂隋之苦桃姑者。亦正仿此。乃百摹不能遽至。正坐無史公筆才。遂不能曲繪家常之恆狀。究竟史公於此等筆墨。亦不多見。以史公之書。亦不專爲家常之事發也。今迭更司。則專意爲家常之言。而又專寫下等社會家常之事。用意著筆。爲尤難。吾友魏春叔。購得迭更司全集。聞其中事實。強半類此。而此書特全集中之一種精神。專注在耐兒之死。讀者迹前此耐兒之奇孝。謂死時必有一番死訣悲愴之言。如余

所譯茶花女之日記。乃迭更司則不寫耐兒。專寫耐兒之大父淒戀耐兒之狀。疑睡
疑死。由昏憤中露出至情。則又於茶花女日記外。別成一種寫法。蓋寫耐兒。則嫌其
近於高雅。惟寫其大父一窮促無聊之愚叟。始不背其專意下等社會之宗旨。此足
見迭更司之用心矣。迭更司書多不勝譯。海內諸公請少俟之。余將繼續以偷荒之
人譯偷荒之事。爲諸公解醒醒睡可也。書竟不禁一笑。

光緒三十三年八月十日閩縣林紓畏廬父敘於京師望瀛樓

孝女耐兒傳卷上

英國郤而司迭更司原著

仁和魏紓同譯

第一章

迭更司曰。余老矣。然恆數出。出則必乘晚涼。若在夏中。則必破曉而出。至於空曠之地閒行。或竟日不歸。或遇賞心樂事。竟至一禮拜不歸。亦間有之。然此言野適耳。若在城市。則必晚出。讀吾書者。或謂余惡白日之昭昭。而喜長夜之冥冥。然余亦人耳。其愛日之心。同於衆也。惟余沈痼之嗜。不知始自何時。以理度之。蓋有一因。或年老血衰。喜晚涼。次則吾之鄰右。日逐逐於貨利。迨晚一歸。余往觀其狀。卜其嗜好。願欲亦一佳事。且余冷眼觀人。借微光足矣。無庸此炎炎之旭日。洞燭無遺。蓋晚涼店肆燭光外射。行人側面而過。余以其半面之神采。較諸平視時。所得爲夥。矧余尚有隱衷。不妨語諸。讀吾書者。蓋余瞽眼觀人。即可就其人身。上構造無數空中之樓閣。若

在白日一視再視眞相一露則余空中樓閣營構又胡從下手市上來去者如織道上卵石爲革履所摩幾於光可鑑人似此一閩之市安怪市人長日耳根無復清淨余老病侵尋高臥荒廬但聞市上壯少男婦之倫及僂儻行乞之丐與革鞢橐橐之壯士下至惰窳之人行步蹠旅與馳騁康莊肩摩而過終日滾滾大似軀幹死而靈魂存同處一混擾之區受譴號震耳之罪戾卽如近市之橋人跡踵接而過亦間有伏橋闌而觀水者而負重之夫則置物於橋闌之上出菸吸之俯見橋下小艤中人謂能得白布作幔僵臥於陽光之下卽偃蹇一生於願亦足尙有臨水浩歎之人其腦筋之重較諸任載者尤甚彼記憶人言謂水死者其道至易其死尤至適此則殷憂之士也而余之宗旨固不重屬此等人物蓋余之所欲敍者蓋爲一夕出門所見之人顧欲識所見則不能不旁引側注作爲吾書波瀾讀者當能諒之余一日晚涼信步出門隨意所適無有定向忽聞有人近與余語余雖莫辨其聲顧已知其人之聲響實向我者來人之聲甚清婉而嬌柔余聞之樂甚則回顧其人在余左次有誰

變未燥之小娃似問余以地名地去此又至遠余曰此爲聖馬丁街去此遠甚女似含羞言曰知之惟兒適自彼處而來余大駭曰女郎獨行至是耶女曰然惟吾無憚獨行今以迷路心始惶悸余曰女郎奈何信我果我欺女郎者又將奈何女曰兒知公長者必不吾欺長者年高雅步雍容安能妄指他途令人駭汗而僵余聞女言誠切又淚睫慘黛似含悲戚心爲之動因曰從老夫行老夫爲若導可爾於是女以手授我如自少見育於吾家者至信弗疑因挈之同行余耄行滯女郎亦故遲其纖步偕我其狀大類女郎引余防余顛跌似非余引導女郎者然尙時時仰觀余面以卜善惡每覘余貌則粹然不以余爲僉猾余於此事亦欲求索其迹儕伺亦正同此女顧此女雖穉舉動乃類成人惟弱不勝衣耳衣雖陳舊洗滌至嚴潔初若非貧余曰女郎之行此遠道孰詔汝行者女曰其人爲至愛我之人余曰此出何爲女曰隱衷不敢白長者余大駭復審視其人自念是必有人隱詔此女以不可告人之事然此女見余疑駭則亦預覺因曰吾事非盜竊之類不可告人蓋事出隱祕兒亦莫審其

奧語時甚真率。余知女言不欺我也。愈行與余愈稔。意氣發舒。無復拘謹。惟不及其家事。行次余逐事推究。復逐事排遣。以爲不能直射此女之覆。欲以術探索。則又內媿其譎。矧此女信我至深。奈何以機關探其隱事。因思女旣委身信我。我必曲從其意。旣而又念窺人之祕事。旣不直。惟徑至其家。問其何由遣女者於事。亦非梗而又慮。旣近彼家。謝余弗加禮接。則亦莫得其迹。因故紓折其途。使此女迷離。莫辨。直至於所居巷外。女方知之。旣得所居。則拍手爲樂。直至一字下扣屏。余則徐徐至其門外。屋中不燈。天復沈黑。余竟莫辨其爲何等家。女扣屏三數。門中始聞人聲。微微見燈光。行步甚儒緩。大類物事。縱橫門中人。糾繞側行。始至門次。余借此燈光。稍見門宇。則陋室耳。門中人爲短小之老人。姓土髮已垂白。彼年固老。然以風貌證此童娃。定爲骨肉。他無疑議。老人及女眼光。皆蔚藍作光。惟老人臉上多皺紋。似懷隱憂。所以殊於幼女處。僅僅在是屋中陳積。均垂壞之古物。牆陰有古甲冑。作人立。望之赫然。壁間多神怪之圖。變相可怖。其錄劍。鏹矛。鎗。及破壞之古盜饋器。象牙之玩。具。

雜以舊鏽。斑爛照眼。皆古時物。事夫以老人殿。憂陳吉之貌。襯此滿地檯櫈之古物。殊不媿爲此屋之主人。古物之中間以老人古貌又似老人之貌。較諸物爲極敝。老人方以鑰啓關。燈光自玻璃外射已照余面。老人大動疑駭。旣啓關見童娃居吾側。則尤駭。此時女卽發聲呼老人爲大父。語以失道求導於余之意。老人撫童娃之頸曰。孺子汝乃迷失道爲人所得者奈何嗟夫耐兒耐兒曰。大父善何爲竟落人手。以貽大父之憂。老人卽與女親吻且延余入鑰其扉以燈前導。繞行古物曲折入內。肅余而坐。坐處有門似通複室。余過其門內矚隱約見小臥榻然頗精緻類雅人所居。女經此時卽取膩燭然而入之。堂上但有老人及余。老人曰長道悠悠先生倦矣。以吾女孫之故重累先生。吾何操足以報先生之贊語。次移榻近爐肅余坐談。余曰願足下後此勿令女郎輕出。卽足下所以贊我。老人曰先生命我留意此女實則世人之重耐兒其愛情能逾我耶。老人語時頗張王余轉不能入之以辭。余久始曰足下之愛此女吾意頗以爲未滿。老人不及究吾辭。卽立辯曰。先生將以吾未盡心於此。

女耶。嗟夫。先生外人又安知此。嗟夫。吾小耐兒。吾小耐兒汝當知我。余觀老人連呼耐兒名。頗覺人間至愛之。發現無遺。無如此八字爲形容盡致耳。余意老人尙有所言。然老人以二手承頰。累搖其首。對火無言。方主客相對。嘿然而女郎已啓關出。淡棕色之髮被之肩井。匆促易衣出而肅客。於是二頰皆頰。既出似欲治餐款客。余此時注目覩耐兒。而老人乘余覩耐兒亦引目注我。余觀狀似老人家政悉懸此童娃之手。家中二主一客外。初無他人。迨耐兒復入。余卽曰。尊府事事摒擋。均出女士之手矣。老人曰。先生乃未知長大之人行事之精審。皆不如吾孺子也。余聞言私念弱少之年。此老委以家政。惰窳之心已可誅矣。因微喟曰。鄙人生平所快快者。殊不悅以人世重要之圖。委之孺子。令操心慮。患沒其天真。且孺子何可濬以憂思。不聽其行樂。老人曰。孺子之天趣。胡能遏抑。彼得天富也。矧貧家之女。何者云樂。蓋樂雖微小。亦必以錢購得之。余頗慍。復進言曰。恕鄙人狂悖。以我觀足下家政。似未必貧。老人曰。此女非吾家人。彼母則吾弱息。婿家至貧乏可念。且鄙人無餘。醫家亦壁立。先

生見吾家類非貧窶。忽附余耳言曰。以理度之。此女後來必爲富人之室。今茲爲鄙人撋擋家事。君以爲此女奴吾家矣。實則鄙人實無此妄念。先生但觀女之襄助。恆躊躇。設女所操事易。以他手。女將不悅。因搖首太息曰。先生謂女勞。此女無復顧惜。上帝知余鄙人偷生。至於今日。卽爲是兒顧上帝不覩。吾又將如何。乃無一日遂心。此胡能解。此時耐兒出陳食品。老人肅余入座。置前事弗言。余方御食。復聞有叩門聲。耐兒忽大笑。其狀其聲咸媚立往。啟關且行且言曰。來者必克忒矣。老人僞爲不悅。曰。孺子無禮。乃好以克忒爲戲。耐兒聞言復笑。聲乃愈縱。余不期亦爲莞爾。少須。所謂克忒者入矣。其人爲蠢鈍之童子。海口而絳頰。胡羊鼻。見狀宜令人笑。克忒見余則愕。立兩手轉其破冠。時時左右。跂其足。不敢遽進。哆口聳目。左右視狀。乃逾怪。余見狀頗喜。以爲克忒者殆天眞弗鑿之兒。老人曰。克忒汝行大不易。克忒曰。爲路果甚修廣。老人曰。汝覓得其人乎。克忒曰。覓之非易。老人曰。飢乎。克忒曰。微覺之。克忒每言。耐兒笑聲與之聯引。而縣長吃吃不自己。克忒見人哂已。轉意得顧欲笑亦。

不卽笑。已而不能更忍。亦大笑。脣張幾至耳。眼合至於無縫。此時老人神思復蕭索。如無聞見。余見耐兒笑時。眼淚幾湧出。移時始以語慰撫。克忒曰。爾尙弗知。吾今夕幾失道。不得歸。克忒亦慰藉耐兒。後取麪包一巨塊。及肉與啤酒。至門次。恣其飲啖。此老人正垂首。如有所思。忽爾迴面。如與余作答語。曰。先生斥我不顧。惜此兒乃大不諒我。余曰。吾憑空無切之言。幸老友恕我。唐突老人。曰。諾。耐兒汝前。此時耐兒直奔趣老人。張兩手抱老人之頸。老人曰。耐兒。吾愛汝否。復作聲。曰。汝言之。吾究愛爾否。耶。女無言。以首納老人之懷。老人駭曰。耐兒。與耶。然則我固愛爾。爾謂我不信爾心之信我。因啜泣自明耶。耐兒嗚咽曰。翁何爲問不已。卽克忒亦知翁之愛我。累問適傷我心。克忒此時方嚼大麪。包以刀刺肉。納之巨吻。刀身三分之一已近喉際。因耐兒言。已見知。則大呼曰。人非愚妄。胡不了了。語已復納巨麪包。語復塞老人。且撫耐兒之髮。曰。此女今固無資。然必有致富之一日。惟爲期緩。必有一日踐此言者。他人長日爲苟且事。尙發迹。今我發迹之期。當在何時。耐兒曰。翁聽之。卽不得財。但如。

今日亦未必無樂。老人斥之曰。孺子何知之有。以理言之。寡汝之不知。於是復自書。曰。吾必有一日臻於富貴極地。抑之愈久。發乃愈烈。遂長喟。復低首而想。而耐兒尙臥老人懷中。二人寂寥。相向似屋中。闌然無人之狀。余此時覺近十二勾鐘。欲興辭。老人始起言曰。先生胡不更坐。克忒汝胡不行。夜半矣。汝趣歸。明日以晨至。余尙有事於爾。耐兒與爲禮。送之行。耐兒果曰。克忒汝晚來佳。眼光四射。格格而笑。克忒亦報言曰。密斯耐兒。願爾晚來佳也。老人曰。克忒汝謝座客。非客臨覶。耐兒不得歸矣。克忒曰。否。否。老人愕曰。何也。克忒曰。我詎不能得耐兒。但使密斯仍在地上者。我必得之。語已大笑。此時口復大張。眼合無縫。且退且行。至於門外。跳躍而去。克忒旣行。耐兒摒擋家具。老人曰。先生今日之覶我。我不爲致謝之言。實則感深無極。此兒亦盛感先生。其意實逾於老朽。今先生意中似謂吾之視此重事殊落落。且不顧惜。是兒此二事頗用自懟。余曰。吾後此觀先生親是兒。固知天性非薄。惟尙有一言。能否徑質先生者。老人曰。此奚不可。恣言之。余曰。女郎荏弱而聰明。貌復清麗。舍足下。

外尙有依賴之人否。老人愀然曰：「彼固無人，然亦何須人者？」余曰：「知之先生固有心人，惟筭約孺子事良非易。」先生不能以草率自任。吾年亦如先生，特於小兒女事頗引重。謂教育長養卽基此稚先生知吾今日觀君家事頗戚戚動予懷想。老人曰：先生言然。有時吾所事轉類孺稚而耐兒乃襄助我如成人。吾生平無論醒睡食飲心目之中深注此兒。果先生知我深，必以慧眼觀我。噫，鄙人老矣，於世事頗厭倦爲兒之故，故力支於此。余觀此老人狀至踧踖似不耐余久坐者。余起取外衣及冠。忽見耐兒亦取外衣及冠與行杖侍立。余以爲耐兒侍我爲我冠也。謝之曰：「此冠乃非我。」耐兒曰：「此冠爲吾大父冠。」果非先生也。余曰：「夜深老人出耶？」耐兒微笑曰：「然。」余曰：「孺子守屋耶？」耐兒曰：「兒素爲吾大父守。」余愕視老人，老人僞爲不見，整治其衣。余更視耐兒，自念似此百年老屋，乃以纖纖者度此長夜，奈何？耐兒似覺我意，仍不之異。則力助老人著衣，因執燭引余出門。及見余尙稽延未即行，仍復執燭立以笑。醫向余老人似知余欲與同行，即點首請余先。余無術，卽興辭。老人旣至門，耐兒置燭於

地與余道晚安。且翹頰似待余親吻。老人亦旋出耐兒卽奔趣老人之側。老人抱而言曰。上帝福汝。汝且安寢。天使必侍汝於榻前。吾兒聽之。汝切勿忘祈禱之文。耐兒曰。吾安能忘。禱時甚安適。老人曰。必如是者。吾心始稱。吾明日侵晨歸矣。耐兒曰。大父歸時。但一擊鈴。吾卽魂夢中亦覺。必勿勞更擊。語已遂行。耐兒送之門外。與老人更叙別此聲留吾耳間。久久乃未之忘。余旣行後。老人尙伏聽門中知耐兒已加鑰始出。余遂與同出。至路轉處。老人復立曰。爾我二人所趨路殊不同。今在此別矣。語時神宇間頗惶遽。余方欲更言。而老人瞥然已去。余尙見老人頻頻迴顧。防余步躡其後。時天氣沈黑。移時已不之見。余遲遲立。亦不審何由弗行。已而回顧來徑。復又行近耐兒所居。卽門徘徊者久。竊聽門中。而屋宇深沈。閨無聲響。余尙盤桓久之。自念此兒獨居。或火或竊。或遇盜剽。是兒煢煢胡了。其事大類。余一縱步別耐兒家。而禍且狎。至有時聞有樓窗聲。卽引領仰望。以爲耐兒有事。少須卽寂。通巷如入死界。夜已逾午。路人愈稀。僅有數人自劇場中歸。或醉人夜飲。口中呶呶作囁。而過逾。